

М. М. БАХТИН

巴赫金全集

第二卷

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河北教育出版社

M. M. БАХТИН

巴赫金全集

第二卷

周边集

李辉凡 张捷 张杰 华昶等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年·石家庄

М. М. БАХТИН

巴赫金全集

《巴赫金全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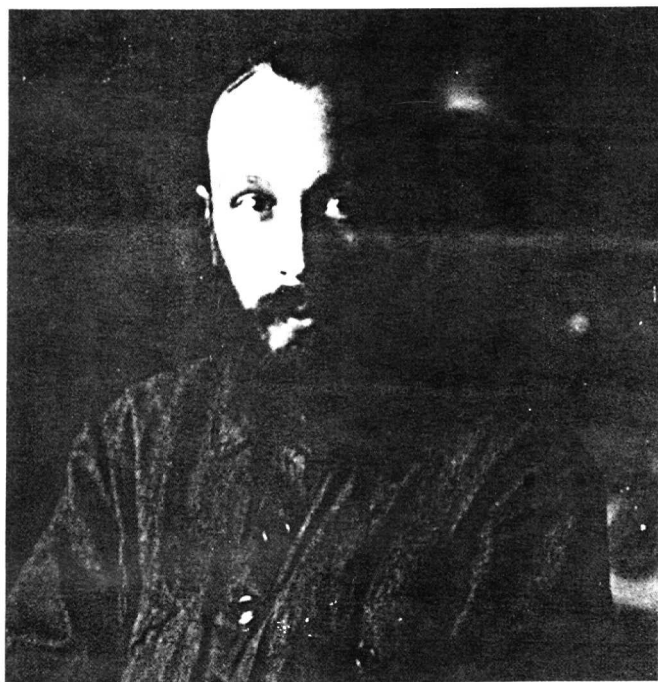
钱中文

副主编

白春仁 晓 河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白春仁 李兆林 钱中文 晓 河



巴赫金 1924~1925 年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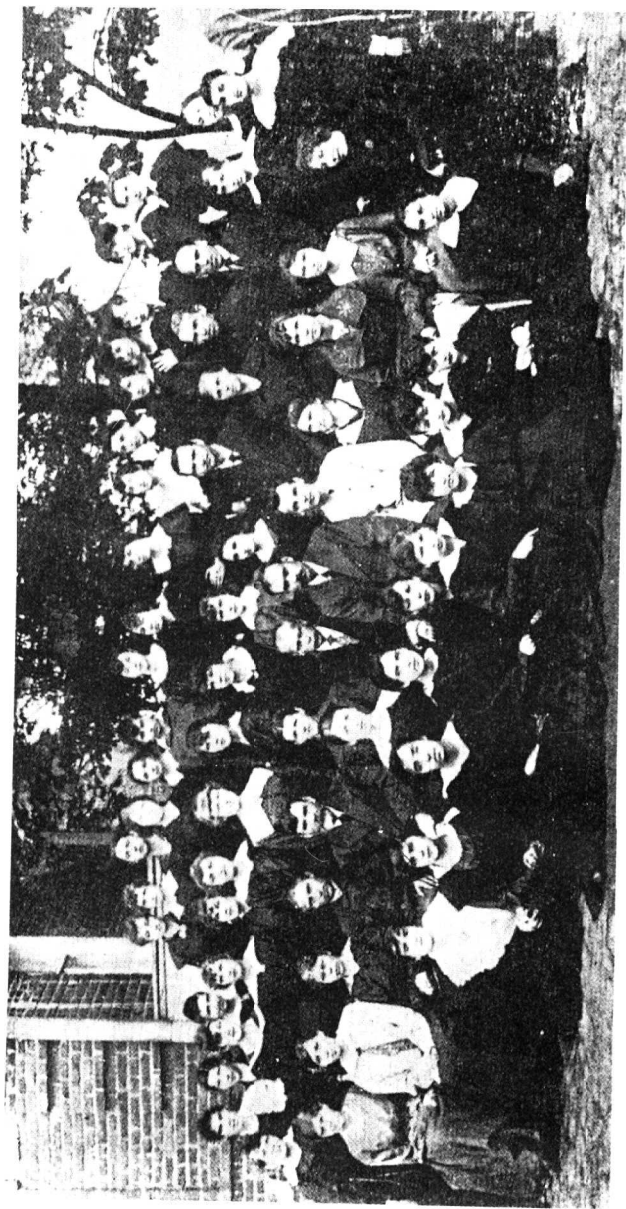


巴赫金与妻子叶琳娜·阿历克山德洛夫娜摄于维捷布斯克。

1923年

巴赫金(左)与鲁戈维奇夫妇。1925年,彼得宫





巴赫金（中心位置）在涅维尔中学老师与毕业生中

说 明

本卷收入的十篇论著与收入第1卷《哲学美学》的《弗洛伊德主义 批判纲要》一书，最初发表时都用了巴赫金朋友的署名。这些论著有的为巴赫金所写，有的是在他参与的情况下写出的，本全集前言对此有所说明。为了保留这一历史痕迹，我们在本卷目录中署了他们的姓名，并在题注中加以说明。

目 录

- 学术上的萨里耶利主义 П.Н. 梅德维杰夫 (1)
——评形式(形态)方法
- 评托马舍夫斯基著《文学理论(诗学)》
..... П.Н. 梅德维杰夫 (19)
- 评奈菲尔德著《陀思妥耶夫斯基
(精神分析概述)》 П.Н. 梅德维杰夫 (23)
- 在社会性的彼岸 В.Н. 沃洛希诺夫 (28)
——关于弗洛伊德主义
- 评什克洛夫斯基著《散文理论》
..... П.Н. 梅德维杰夫 (65)
- 缺乏社会学的社会学观点 П.Н. 梅德维杰夫 (68)
——评萨库林方法论著作
- 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 В.Н. 沃洛希诺夫 (77)
——论社会学诗学问题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 П.Н. 梅德维杰夫 (108)
- 第一编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对象和任务 (108)
- 第一章 意识形态科学及其当前的任务 (108)
- 第二章 当前文艺学的首要任务 (126)

第二编 关于形式主义方法的历史	(158)
第一章 西欧艺术学中的形式主义流派	(158)
第二章 俄国的形式主义方法	(177)
第三编 诗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	(205)
第一章 作为诗学对象的诗歌语言	(205)
第二章 材料和手法是诗学结构的组成部分	(247)
第三章 艺术结构的成分	(282)
第四编 文学史中的形式主义方法	(301)
第一章 艺术作品是外在于意识的实体	(301)
第二章 形式主义关于文学历史发展的理论	(320)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B.H. 沃洛希诺夫 (344)
——语言科学中的社会学方法基本问题	
导 论	(344)
第一编 语言哲学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348)
第一章 意识形态科学与语言哲学	(348)
第二章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	(357)
第三章 语言哲学与客观心理学	(366)
第二编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道路	(386)
第一章 语言学哲学思想的两个派别	(386)
第二章 语言、言语和表述	(410)
第三章 言语的相互作用	(432)
第四章 语言中的话题与意义	(452)
第三编 语言结构中表述形式史	(461)
第一章 话语理论和句法问题	(461)
第二章 “他人言语”问题的展示	(466)

第三章 间接言语、直接言语及其变体·····	(476)
第四章 法语、德语和俄语中的准直接言语·····	(497)
现代活力论 ····· И.И. 卡纳耶夫	(527)
——现代活力论的基本性质	
题 注·····	(539)

学术上的萨里耶利主义

——评形式(形态)方法

扼杀了声音，
我解剖了音乐一如尸身。
又用代数，检验了和谐。

普希金：《莫扎特与萨里耶利》

形式方法或确切些说形态方法，从1916年—1917年诗语研究会头两部诗集问世算起，正式存在于俄罗斯不过八年时间，但其发展过程却非同一般。

在这短短的八年间，形式方法得以经历了不无偏激的狂飚突进时期，也度过了普遍风靡的时髦阶段，当一个形式主义者，一时成为文学界高雅格调的起码而必须的标志。

现在这种时尚多半已在消退，极端倾向也已过去，无论内部，还是在反对派的阵营中。与此同时无疑出现了形式方法规程化的过程，形式方法正在成为一种教条，它不仅有导师和门徒，还有门徒和门徒的追随者。

我们以为，此刻是最好的时机，可以来认真地思考形式方法，

进行最有成效的讨论。

首先一个问题是，何为形式方法，它有哪些基本特征？

显而易见，所有这样或那样同艺术形式问题相关的理论著作和历史研究，都不宜归结到形式方法这个概念上。否则，维谢洛夫斯基连同其巨大却未完成的历史诗学的殿堂，波捷布尼亚作为《语文理论札记》的作者（与当代形式主义者确有渊源关系），还有瓦里采尔和圣·佩韦，甚至亚里士多德等，都可算是形式主义者了。照这样漫无边际的解释，形式方法简直成了一片黑夜，所有的猫都无例外地是灰猫。

很显然，当我们把形式方法作为一种方法来理解时，我们指的是对文学构形问题所取的某种专门的特别的方针，确切些说是研究文学创作的普遍原则和方式的某种体系，它为形式方法所特有。自然，形式主义是有这样一个体系的。

不能把这个体系仅仅归结为研究文学作品的形态。

如果形式方法局限于这一术语的准确含义上而关注纯粹的形态，即只描写文学创作的技术方面，那么几乎就没什么可争论的了。此类研究所需的材料齐备，尽在文学作品之中，一些基本的形态概念也都或多或少已有定论。研究者只需对各种形态单位做出系统的描述和归纳。这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研究，当然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形式主义者在研究实践中，绝不只限于这个同样可敬和谦逊的角色。在他们的著述中，形式方法不仅要扮演历史诗学的角色，还要扮演理论诗学的角色，在文学史的方法论上自诩为普遍的基本原则，覬覦艺术科学的立法者地位。形式主义具有了自以为是的极端教条主义的所有特点，于是演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

世界观”。令人遗憾的是，形式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个体系，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点上，它在这里已经不是一种方法，而是文学方法论的一个原则。

这个体系就其最突出最明确的提法而论，可归纳如下：

必须研究的是“文学作品本身，而不是研究者所认为的作品反映的那个对象”^①。而文学作品本身只是“纯粹的形式”^②。“总的说，艺术里就没有内容”^③。或者确切些说“文学作品的内容（这里也包括心灵）等于作品修辞手法的总和”^④。因此，“……文学作品是由材料和形式组成的”^⑤。词语是文艺创作的材料，形式则是由加工词语的各种手法构成的。由此引出了基本的方法论定律和最高的信条：“如果文学科学想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它不得不承认‘手法’是唯一的‘主人公’”^⑥。

这就是形式方法的理论基础。这里一眼就可以认出材料美学的基本观点，这种材料美学在现代欧洲艺术理论中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发展。德苏阿和他的杂志、乌季茨、特别是沃尔夫林（《艺术史的基本概念》）、A. 希尔德布兰特和他的《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Г. 科内利乌斯等，教会了或者至少能够教会我们的形式主义者许多东西。

所有这些艺术理论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一个特点：肯定材料的首要地位，肯定作为材料组织方法的形式的首要意义。

① 艾亨鲍姆：《青年托尔斯泰》，第2页。——作者注

② 什克洛夫斯基：《罗扎诺夫》，第4页。——作者注

③ 什克洛夫斯基：《斯特恩（项狄传）和小说理论》。——作者注

④ 什克洛夫斯基：《罗扎诺夫》，第3页。——作者注

⑤ 什克洛夫斯基：《文学与电影》，第18页。——作者注

⑥ 雅可布逊：《最新俄国诗歌》，第1篇，赫列布尼科夫，第10页。——作者注

从思想上说,形式方法正是这种倾向的最极端的表现之一。看来俄罗斯的特性就是如此,总要把事情推向极端,达到极限甚至超出极限以至变得荒谬……

形式方法在俄罗斯取得的积极成果,与欧洲材料美学的成就相似,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是形式方法率先在俄罗斯认真地提出了方法论问题,把这个问题“奇异化”了。它在俄罗斯第一个开创了文学形式与技巧的系统研究,形式方法试图以客观的艺术理论,取代艺术感受,后者至今仍是我们评论界最好的理解方法。

这些成绩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不应抹煞。但还有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即这些成绩只能算是初步的,只是提出了同艺术理论有关的一些问题,只是为较为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了准备。当然这已经很不容易,但终究还远远不够,也还不是最主要的。而最主要的在于,真正科学的艺术理论,在文学创作领域则是理论诗学和历史诗学,据我们看来,并不能建立在形式方法的基础上,也不能用形式方法的理论来立论。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有人竟想把这样的形式主义同诗学简单地等同起来。

实际上,这样做可有足够的依据吗?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形式方法的基本观点。

提出必须研究文学作品本身,而不是其间各样的反映,这一观点乍看起来似乎很令人信服,几乎无可争议。特别是在我们苏联,通过雄辩的对比,这个观点尤其有说服力。这里的文学理论及文学史领域由于开拓乏人而被形形色色凶悍的乌什库尼克^① 强占。多少年来,无论什么东西都可归之于文学史,从最深邃的哲学家,

^① 这里是比喻。乌什库尼克为十四—十五世纪俄国掠夺性武装。——译者注。

直到研究普希金是否吸烟,用什么工厂的烟草。

这些都是实情,然而同样是实情的,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形式主义者的观点即便不是简单的重复,也非常含混,显然没说清楚。“诗学是研究作为艺术的诗歌的科学。”^① B. M. 日尔蒙斯基说。那么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诗歌,什么是作为艺术现象的文学作品?怎样才能科学地研究这一现象?这些都是诗学中基本的、核心的、关键的问题,应当从这里入手,而形式主义者至今未能系统地研究这些问题;现有的个别的解释,或者明显不足,或者根本是错误的。

如果不系统分析审美对象这一美学基本事实,就很容易否定艺术中的内容,把艺术解释为“纯粹的形式”,而将手法立为主角。正是而且唯有通过这种系统分析,才能揭示艺术内容的意义、形式的概念和材料的作用;也就是说这样才能得出一些基本的定义,从而为真正科学的理论诗学提供一个真正科学的基础。总之,我们认为,系统界定的诗学应该是文学创作的美学;这个美学当然不能理解为空洞的美的观念,而应是科学而系统的关于艺术接受对象的理论。这种艺术认识自然是有内容的,而不是纯形式的。

形式主义否定这一研究途径,把一种自足而又封闭的文学作品视为科学分析的唯一事实,如此一来它就成了幼稚现实主义的理论,其结果必然不加分析地滥用一些基本的诗学概念。在哲学领域里,这无疑相当于把哲学思维拖回到贝克莱和休谟的时代。

严格地说,带有幼稚现实主义倾向的形式方法,甚至还没有提高到美学的层次上来。它不掌握审美的现实。艺术事实本身对它来说是不存在的。它只知技巧的、语言学的现实,只知道“如牛叫

^①《修辞学的任务》,载文集《艺术的研究方法和任务》,第125页。——作者注